

乡愁

爹赶年集

□ 吴振海



在我用心酝酿这篇文章时，脆弱的泪水就已经奔涌出来。我想着爹，想着那些个清苦而又快乐的日子。

我无意渲染苦难，更不想把赤贫当作一种阿Q式的炫耀。我只想把我的深情化作一杯有营养的肥液，让它把我对于昨日的念想，倾心培育成一枝枝盛开的花朵，提醒每一个与我一起渐渐老去的朋友，更加珍爱眼前每一片多彩的时光。

当时间的小手刚刚抚摸着到腊月的发梢，故乡的年味就已经丝丝缕缕地飘散开来。最清晰的是那第一声炮仗，而后一声接一声从周边的四村五庄传来，一刻也没有间断过。大街上疯扯的孩子也一天天地多了起来，无论白天或是傍晚，喧闹声此起彼伏，不曾歇息。单从孩子们的衣着穿戴来看，就知道时间的箭簇已更快更准地射近大年了。

这个时节，大半个冬天业已过去，孩

子们被鼻涕打磨得光滑透亮的棉袄袖子愈加生硬坚实。而又开缝上，缝上又叉开，裸露着棉花套子的孩子们的棉裤裆也越发的起眼。要过年了，光景好一点人家的孩子，像我堂弟吴永正，他爷爷在供销社上班，他的棉裤棉袄都换成了三表新。所谓三表新，就是面新里新棉花新。家境差一点的孩子，也大多用一身新裤子新裤子罩住了旧棉衣。新裤子新褂子都是棉布料子，我和我弟弟过年穿的，就是俺娘用卖不掉的剩布头缝制的。娘手巧，每到过年，一个庄子的女人们都找她裁衣服。我们弟兄几个是俺庄第一批穿上前开门裤子的，当时可洋气了，我至今都没有忘记那个神气劲。

那时，过年要是没有见一点新新的，那可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大事情，许多穷人家的孩子因此竟不再出来玩了。我的堂叔小收，因为过年没有新衣裳穿，年后多

日从没有见他出过门。

但准确一点说，我们家实质上的年味是从爹赶第一个年集才开始弥散的。

每年的腊月二十六，爹都要去城里赶第一个年集。俺庄西朱楼离县城八里地，我至今都还在骄傲着这个距离。城里的集逢双日子，就在十字街西边一里路北一个胡同里，我小时候和俺爹一块赶过集，记得是非常清楚的。

这一天，家里的那个芦花大公鸡才刚刚叫过第三遍，我就听到了爹和娘的对话声。爹问娘，都买点啥？娘一个一个个地铺摆开来：够一个盘子的猪肝，一盘猪大肠，够两个盘子的猪头肉。等把肉割回来了，煮好，再配备一盘小酥肉，四个荤菜就齐了。至于几个青菜盘子，等到赶下一个集再说吧。

自从大姐结了婚以后，大年初二要招待新女婿，而在这之前，家里过年是从来不准备荤菜盘子的。

过年割几斤大肉？每到过年爹和娘都为这个争得焦急，甚至因此大吵一架。我们一家九口人，剥饺子馅，炸小酥肉，再配个凉盘，都得有点肉。过年了，不煮几碗散肉能行吗？孩子不说，还有老人呢！三四斤肉实在破不开，那时一斤肉七毛钱，十斤八斤肉等于全家几个月的花销，谁家舍得买啥多？

要是遇到不好的年景，比如家里喂的那头小黑猪秋后瘟死了，或者是那只老母羊今年不给力，仅仅只生了一个小羊羔，过年靠卖几斤粮食割肉吃，我娘是绝对对不会答应的。

爹爱花钱，在这一点上，娘至今都还在唠叨着我特别像我爹。

记得有一年是阴历九月二十六，和我爹一起去朝胡庙会，娘没有跟着。会上卖掉了我家那只已经养肥了的小公羊，一只羊整整卖了三十六元钱。卖过羊之后，爹领着我，一家伙买了一盘水煎包，羊肉馅的，五分钱一个。

我一边吃着水煎包，一边目瞪口呆地看着与我一起香吃的爹：爹，你不是犯晕了吧，要是让娘知道了，她还不把你吵死？

需要顺变再说的一点是，那个会上，爹还特意买了一块羊肝子，爹说羊肝子能治麻胡眼。赶罢会没有进家门，爹让我把羊肝子直接拿到牲口屋给爷爷送去了，那

只羊是我爷爷养大的。关于这件事，我一直珍藏了几十年，直到前几天才和我娘说起。

腊月二十六，我已经用手指头不知道扒拉了多少次。腊月二十六，那肯定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好日子。这一天，连太阳都白嫩得无话可说；这一天，连小风都不舍得快跑半步。这一天，家里的那只小黄狗一刻不离地一直跟着我。这一天，我还亲眼看见路边上的柳树枝子说发芽突然之间就一枝条一枝条地发芽了。这一天，我还清晰地看见那个留着白胡子的老爷爷，他的脚步点更急更响亮了。

腊月二十六，那个腊月二十六啊！我拉着小我三岁的弟弟的小手，一口气跑了三里地，一直跑到北边的杨庄去接我们赶集迟迟还没有回来的爹。

你碰见俺爹了吗？您碰见俺爹了吗？您看见俺爹没有？对着每一个赶集回来的乡邻，对着每一块长满麦苗的田野，对着每一朵不再游动的白云，我和弟弟大声追问着。

是爹，北边那个提着长篮子高高大大的肯定就是俺爹。这趟集，是爹最值得自豪的一趟集，他不但像一个男人一样很痛快很真实地买了一块肉，还像个勇士一样问了烧鸡的价格，问了糟鱼的价格。就连两块六一瓶的张弓大曲他也掂了又掂，就连五毛钱一盒的大前门香烟他也摸了还摸。我的爹，我已被黄土厚埋的爹，您知道吗？如今，您心中的那个集虽然早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高楼，但您赶集回来的那条小斜路还在，您赶集提着的那个长篮子娘也还留着。更有您值得骄傲的那个腊月二十六，更有您一生都在追寻的那个新年，都还在也都还在啊！

爹，如今俺娘跟着我，她很健康很扎实。过去每逢过年，每到腊月二十六的早起，您两个都抬杠磨牙，什么钱钱钱短，肉厚肉薄，菜多菜少。爹，如今您要是还在该有多好啊！我让您天天赶集，我让您天天拿个肉爪子煮肉。对了，您不是爱当陪客吗？今年过年我让全村每家每户都拉着您去当陪客。还有，正月初四去俺娘娘家走亲戚，俺娘不是老嫌您的饭量大吗？今年我让俺的几个表弟把您灌晕灌醉、吃足吃够。

爹，以后我让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过大年，还不行吗？我的爹！

诗 风

北方的特写 (外一首)

□ 李 波

风在湖心
拾起冰刀的灵感
交给天空
让冰清玉洁的你
完成花样滑行
风雪帽 大口罩
遮盖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一双湖水一样的
眼睛
作为
北方的特写
雪地上留下的脚印
是钻进骨子里的年轮
风雪里的那双大眼睛
是等待连接春天的痴情
渴盼着
候鸟的归期
积雪的屋檐下
男人把寂寞吸进喉管
女人把柔情生出炉火
山雀扑棱着翅膀
衔来寻觅许久的故事
在诗人的心坎筑巢
呢喃成一串结冰的诗句 贴

创可贴
那年
我路过你的桃林
被你的叶片划伤
因体内多糖
以致伤口很难愈合
鲜血经年流淌
因爱和恨同体
所以无法超度
疼痛时只能写诗
用伤口的血画那朵桃花
血有多红
桃花就有多红
时过境迁
似乎一切都已经过去
桃花源已经无处可寻
走下去
又怕增添新的伤口
有时
真想逃回自己的童年
那份单纯
应该是一张很好的创可贴

春天 (外一首)

□ 王 起

一支绿军在春风中
揭竿而起，浩浩荡荡
拉开一场战争的序幕
锐不可挡的春
以摧枯拉朽之势
突破冰雪封锁了
整整一个季节的
最后一道防线
冬天开始节节败退
风卷残云，一夜的雨
敲醒无数沉睡的梦
蠢蠢欲动的生命纷纷探
出头
来感受这个新鲜的世界

青
在所有的绿色中
唯有那一抹青
能与春天争艳
青若隐若现
在季节的枝头
低吟浅唱
涌动的暗香
为谁绽放
生在春天
长在春天
青，用歌声和舞蹈
渲染过的土地
成为一个青青的世界

写给你

□ 刘 荣

我要写首诗给你
但我绕开春天和它的气息
绕开阳光和它的温度
绕开命运和它的羁绊
绕开距离与你的温存
绕开那些停留的夜
绕开那些期待与彷徨

绕开结痂的疤和隐藏的情
我站在长江源头写你
如果起风，我就用风
倘若下雨，我就用雨
如果夜太黑，我就大声
吼吧
倘若你再轻轻招手，我
亦会押注余生

世 相

鸡眼看乡村年节

□ 芒 矜 人 家

应了今年生肖的景，我给自己定个位——鸡，从此以后，我就是个鸡了，大家就叫我鸡好了。别笑，当然，此鸡非彼鸡，我肯定不是口诛笔伐道德堕落人见人恨的“人鸡”，我是鸡年里一只引吭高歌目光炯炯带来吉祥的生肖鸡。鸡眼看世界，但愿所见都吉祥！

快乐人间

春节期间的夜空，在鸡眼里就好像一场声光秀：绚丽多彩的烟花耀夺目，震耳欲聋的鞭炮此起彼伏，人间所有的快乐尽情释放。人类的情怀我们鸡类看不懂，只有凌晨时分嘶力竭喊上几嗓子，力图压过那些阵阵炸响，趁着自己也热闹一把。

这还不是他们人类最快乐的。连日来，如同得了号令，无数人从天南海北乘飞机搭高铁自驾车，义无反顾踏上回乡之程。除夕之夜，全家老小围坐一起，品味一年一次的年夜饭，唠嗑家事亲情，欣赏央视春晚。乡村千家万户，传出阵阵欢声；男女老幼，绽出开心笑容。人间的幸福快乐，感觉得空气充满了甜蜜，连一旁趴着的黄狗花猫，也禁不住翘起尾巴，连转了几个圈。而我们鸡类，更是“个个大大”不停地送上祝福。

快乐仍在持续。第二天，人们会走出家门，成群结队，给邻居家长辈拜年问候，恭贺吉祥，表达平日不多见的情意。而接下来的日子里，孩子们还会接到大人赠送的压岁钱。接到红包的孩子都会眼睛放光，喜大普奔，银铃般的欢笑荡漾在节日的家家院院。

富裕人间

从这几年我们的伙食变化，我们也看出了人间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过年的诸多景观上。吃穿就不用说了。这些年百姓手里不缺一钱，一到年底，荤菜素食被人们大包小包地买来，烹调煎炸，油气飘香，年头岁尾十多天里，家家户户都是穿新衣，品美食。惹得我们的鸡伙伴们整天流口水，围着主人捡素食渣，一不小心，还被调皮的小主人踢上一脚。

还有一道大景观。看吧，一到腊月底，道路上的“四轮怪兽”就冒出来了，有时一堵个把钟头十几里地长，成为过年期间的一大特色。人类真会享受，身上长着腿脚不用，还专门整出带四个轮的家伙替自己走路。我表示鄙视，那大长腿不就白了？我们鸡类哪个不是靠自己的腿跑跳跳啊？我的鸡友告诉我，它的主人夫妻两口，多年前外出打工，搬砖盖大楼，两人一年挣个七八万，几年下来存了一笔大钱。夫妻俩一高兴，建了家里的新楼房，置了现代化电器家具。看到不少人买了车，两人耐不住考了驾照，前几天也开了一辆新车回来了。

看吧，年节里，村头村尾，停满了各式各样的汽车。村东头的空场里最多，一溜排了20多辆，跟城里的车展似的。怪不得几个老头乐呵呵地骂年轻人：“真是有几个钱烧的，年一过，我看看你们怎么开？”

真是骂的有些道理呢！细心观察后我禁不住连连点头。年节后几天里，有车一族带着家人走亲访友，拉上礼品，又快又方便。可惜的是春节一过，外出的人依然外出。带不走的车子，只有停在院子里空屋里，孤独默默地苦度漫长岁月，等待下个春节的到来。不过这也罢了，谁让大家的条件一天天好起来了呢？不信你看，就连孩子手里的压岁钱都比从前厚实。

尴尬人间

人间的尴尬事？这个在我们鸡的世界里从来没有，我们根本不需要。

我的主人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妹子，大专毕业在家呆不两年，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去了。春节回家，让走亲戚不去，让在家陪客不干，就在自己的闺房捱春节，初二一过就走了。气得二老捶胸顿足，直骂这个老闺女昧良心。

好事的公鸡母鸡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议论，终于弄清了原委。女大当婚，父母眼看着闺女二十多了，自然想了却大事。一边托人说媒，一边鼓励女儿自谈。无奈闺女吃过了墨水，眼光自然高挑，一般的小伙还看不上。几年过去了，依旧孑然一身。于是每次回家，不是被安排见面，就是在去见面的路上。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姑姨舅叔的多方盘问，亲戚们无一不目光焦虑，满含关切。整得她就像家里的异类，不快的渊数。她心里焦灼无奈，自觉得不孝，对不住家人亲戚。但婚姻是大事，总不能随便捡个男的就往家领吧？过年不能不回家，回家就怕见亲戚。纠结的她一片惶恐，除了躲在自己的闺房，能解救自己的只有提前返城了。

看看人家，想想我们，公鸡母鸡顿时兴奋起来，你们人类就是事多！据说，乡村里这样的事情很普遍。外出的男女青年，融不进打工的城市，又不想重复曾经的家乡生活，择偶肯定两难，回到家都会面临这个难堪而棘手的问题。我和我的小伙伴表示严重同情你们这些会作的人类！

遗憾人间

有快乐，自然就有烦恼。鸡界如此，人间也不例外。这点倒是相通，所不同的是，鸡类的烦恼是填不饱肚子，人的遗憾是什么呢？

人的遗憾恰恰是填饱肚子之后的事情……年节里三五好友亲朋聚会，饮酒自是必不可少。但常见的情况是不分强弱老少，软硬兼施，尽出招数百般劝酒，搞得客人欲罢不能，饮酒过量而当场“广播”，不仅丑相百出，且遭罪不浅。

还有那年节的大景观，也令人叹气。汽车多了，路堵也出现了。看看乡间的交通，水泥路修得挺多，可细瞅瞅，那路修得跟开玩笑似的，窄得像筷子，过一辆车尚可，两辆对行就难了。看吧，元宵节前的乡村，不少村道街巷堵个三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毫无问题。遇到脾气不好的，下车理论，声调由低八到高八，全然忘了礼仪。挣钱多了，素质没了，风度少了。难怪，谁让政策好老百姓钱多了呢，都跟风买车，路受得了吗？作为一只会飞的鸡，我看不明白了，当初修路时，为啥不修宽一些？没有前瞻性吗，钱都用了啥？这就是你们这里所说的村村通建设的成果吗？还有个别乡镇，表面上像模像样，一排排临街小楼整齐气派，可深入进去就露馅了：背街小巷，凸凹不平，宽窄不一，很多都是“水泥路扬尘积水路”……我只能说，当地乡镇领导的“花活”干得不孬！人类的大脑，听说很厉害，我就用我的鸡脑袋想一想，唉——在这里就是个传说！

最近我的几个鸡友注意到一个村里有情况了。这个村临近市区，开发征地多，但老百姓有情的补偿款可忽略不计，村集体事业多年来鲜有建树，村干部倒是奔驰宝马开得起高天价。这不，几个返乡过年的老党员就发话了，共产党的天下，不能不为老百姓服务，不能让群众对党有遗憾，咱们找上级党委去……

这个鸡年春节，阖家团圆，百业红火，老少开心。我鸡眼看过去的千家万户一派吉祥，但这个当官的，不能让你们吉祥了。必须顶几位老党员，赶紧发挥作用，请领导做主。我们动物界相信，上级领导一定不会放过那些苍蝇蚊子，一定会让他们的人生实实在在遗憾一回！

车过瑞金，想起沙洲坝



从中原腹地出发，乘一K字头列车，向东南沿海缓缓游走，28个小时的旅程，连硬卧车厢都心生厌烦了。但一入江西境内，看到车窗外几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名，思绪便活跃起来，再想想这些地名里蕴含着的革命历史故事，更感觉行驶在这片红土地上的列车，承载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

列车在会昌北站停留的时间很长，但上下车的人却很少。我随列车员一起走出车厢，透透气，在站台上用手机拍下蓝底白字的站牌，然后发给家里的女儿，她很快回复：“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归哪个省份？”我私信与她——你搜一搜毛泽东的词《清平乐·会昌》。她搜没搜我不知道，而自己则背诵起来：“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深……”

1929年，毛泽东为开辟赣南根据地，率领红军到过会昌，以后又常居住在这里。1934年夏天，会昌已经成为中共粤赣省委所在地，毛泽东在此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登临会昌山，写下了这首词。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受到排挤，但他并不气馁，调整心态，坚持自己的观点，埋头做调查研究工作，并积极向中央提建议。词作反映了毛泽东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但是字里行间也隐约表露了词人的忧虑。其中“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成为传遍神州大地的名句。女儿没有听说过会昌这个地方，不能怪她，毕竟他们“90后”没有过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也没有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把毛泽东诗词背诵得滚瓜烂熟。

车到瑞金，我再拍站牌留念，问问同行的妻子，知道瑞金吗？她起初说不知道。我说你还记得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吗——《吃水不忘挖井人》？哦哦，她恍然大悟，沙洲坝、沙洲坝……我们一起背诵起来：“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村子里没有水井，乡亲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我还把当时课本上的一幅插图描述了一番。我对妻说，瑞金，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红色的土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瑞金进行伟大革命实践和红色政权建设。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经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同志精心筹备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大会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自此，我们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正式以国家形态出现。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大纲等决议案以及关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等决定。因此，瑞金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发源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八一”建军节的诞生地，就像一位专家所总结的那样：“封建专制，昏天黑地；上海建党，开天辟地；南昌建军，惊天动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北京建都，改天换地；改革开放，欢天喜地。”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是感恩，是对革命领袖的感恩。这句话影响了几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沙洲坝在车站的哪个方向，没有看到传说中的那口水井，但是，我们对毛泽东及其中国工农红军的崇敬之情就像迎面而来的高山一样，耸然陡立而又绵延不绝；对于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故事刻骨铭心；对于祖国大地上山川草木的热爱始终不渝。

郑剑出鞘

风 景

雪染日月湖

□ 金 辉



初雪后的日月湖，湖畔裸棵雪压着的塔松犹如一位位坐岸的圣诞老人，一夜间来到三商大地。树林里跳动的鸟儿，也不惧路途迢迢赶来观雪，从这梅枝跃向另一枝头。枝头弹起的雪花洋洋洒洒，飘落草丛、林间。暖阳射洒着光束，从这片树林照向那片树林，一排排翠竹，一行行银杏笔直笔直，宛若两队不同类别的列兵，就连影子也那样笔直排列。

初雪后的日月湖，那样空灵，那样洁净，那样洒脱，那样寂寥。随着散落的雪花没埋草坡，洗净了尘土，洗涤着雾霾，也洗涤着世人及我的心灵，一切在皑皑之中，显得那么苍凉，却透着温馨。昨日的伤秋之绪，如今已不再留有痕迹，悄然溜进了凛冽的严寒……

初雪后的日月湖，那样飘逸，那样无瑕，那样婀娜，那样美丽。这场最得意的雪，以大地为画布，无拘无束地写意，到处都是雪的海洋雪的世界，公园里都是圣洁的白，白的颜色在雪的画笔下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惊世骇俗。洋洋洒洒的洁白色块，写满公园里角角落落。

雪白白的雪毯厚厚的，白茫茫的一片覆盖着日月湖四周，为湖畔穿上雪绒被，一群孩子把雪捏成毛茸茸的雪球，砸来砸去……其中一个如雪花样漂亮的女孩，雪花紧随着她红色的围巾飘着，她像一朵绽放的梅花，在雪中尽显艳丽的风采。那淡淡的清香又弥漫我……

日月湖的初雪好白，白得如此圣洁；雪好白，白得如此灿烂；雪好白，白得如此的盛气凌人；白雪覆盖着几串宫灯，恰似挂在枝头的红柿子……